



人禁的欲望如此浓烈，深刻到足以吸引非凡的生物……

萧十一狼◇著

半面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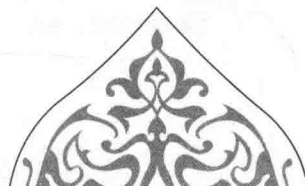
贰

长江出版社

知音动漫

半面妆

萧十一狼◇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面妆.2/ 萧十一狼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492-4332-7

I. ①半…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1644号

本书由萧十一狼授权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委托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半面妆.2/ 萧十一狼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发 行 长江出版社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责任编辑 张艳艳
特约编辑 刘 姚
流程编辑 胡梦怡
装帧设计 杨小娟 余诗立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12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4332-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879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818)



目 录

243	231	215	199	181	163	139	117	095	071	047	023	005
番外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百年一梦	江采萍下	江采萍上	诗奴	曲晓风	李猫儿	翠儿	刘亮	塔那情	燕文帝	罗密欧	东施西施	珍娘



半面妝

蕭十一狼◇著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目 录

243	231	215	199	181	163	139	117	095	071	047	023	005
番外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百年一梦	江采萍下	江采萍上	诗奴	曲晓风	李猫儿	翠儿	刘亮	塔那情	燕文帝	罗密欧	东施西施	珍娘



第一章

珍娘





1

珍娘又在作么蛾子了。

下人们心照不宣地互相看看，心里虽然明白，但是丝毫不敢把心情表现在脸上。

“珍娘，珍娘，你不要生气，等我当了东西，就有钱给你买珍珠粉了……珍娘……”听听内室里面，那低三下四的声音，这朱家当家的少爷，都这样伏低做小，谁还敢有什么意见。

不过，其他下人不敢出声，但是朱家百年传承，还是有几个忠心的老仆人的。这不，从外间匆匆走来一个老者，花白的头发，走路还有些颤巍。他一路走过来，身后跟着几个忠心的小厮，没有任何人敢阻拦。侍女和小厮都低下头，恭敬地叫他“周管家”。

周管家却没来得及跟这些人招呼，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压抑不住的焦虑和愤怒，行到内室的门口，一把推开房门，提高声音凄声大喊：“少爷！不可啊！”

里面正在赔笑的朱少爷转过头来，一张富态的圆脸，看上去脾气就极好的样子。他身边那女子，却是一脸苍白，额头上戴着一套极其稀罕的黑珍珠头面，头发上的金子缠绕成牡丹花朵的样子，周围齐齐点缀着黑珍珠的小簪。这样华丽的首饰，却没有把这女人的美貌压下去一分，反而衬得她苍白的脸庞更加如珠似玉，黛眉微微蹙起来，看上去真是天然一段风流，堪堪是我见犹怜。

“周伯，怎么了？”朱少爷也是极其看重这位父亲留下来的老管家的，虽然周伯不顾

规矩地闯入，但是他也不曾生气，反而好言问道。

“少爷，家中的良田可千万不能卖啊！”周伯直挺挺地跪下，脸上一瞬间老泪纵横，“老爷和夫人才过世三年，临终再三嘱咐，良田不可发卖，否则动摇朱家根本啊！”

朱少爷还没说话，那苍白美人，也就是珍娘，却冷哼了一声，厉声说：“你这个老贼，是不是就是想让我死！大夫说了我必须每日吃珍珠粉，才能活命，而今家中没有现银再去采买，不卖良田，难不成就让我去死不成？”说到这里，她眼圈一红，泪珠子一连串地落下来，拿着锦帕一擦眼角，凄声大喊，“也罢，让我死了罢，免得孤零零留在这世间，让人讥讽刻薄……”

“珍娘、珍娘！你哪里是孤零零的，你还有我，只要我朱子涛活着，就算去偷窃、乞讨，亦不会断了你的珍珠粉，你放心罢！”朱少爷看着心上人这一番作态，顿时急得赌咒发誓，恨不能当场剖开心肝给她看。

“少爷！”周管家瞪大眼睛，老眼里面全是苍凉。他一擦泪水，仰天长叹，“罢罢罢，都是报应，当初我未看好少爷，致使他犯下大错，而今娶了这毒妇，眼见着要把朱家赶尽杀绝，老爷，是我老周没用啊……”周伯哭喊着说完这段话，突然起身，一头冲撞在了柱子上。

他行动极快，用尽了全部力气，身后的小厮还没回过神来，他就已经倒在地上，头上破了一个大孔，鲜血一下子喷涌在地上，眼见是活不成了。

这变故不只是跟在周管家身后的下人，就连朱少爷也吓呆了。

就在大家都被这变故惊得一动不动的时候，珍娘却也不在榻上躺着了，她冷哼了一声，对着身边的侍女说：“扶我出去，这房子都脏了，住不得了。把西院收拾好，臭死人了。”

说着，她起身往外走，身形端的是风流袅娜，朱少爷在身后一迭声吩咐：“你们还不快去扶着珍娘，一群蠢货，其他人还不快去收拾西院！”说完，又对珍娘道，“珍娘，你放心，等卖了那两百亩良田和别院，我马上去买最大最漂亮的珍珠给你！”

珍娘却没理他，连一个眼神都没停留，领着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去了西院。

“少，少爷，这周管家的尸体……”留下来的几个小厮却没有跟去，他们都是周管家一手带大的，原本都是要派到各个铺面和别院当管事的，但是老爷和夫人死后这几年，家中的铺面和别院早已经贱卖得差不多了。他们学了一身本事，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就一直留在了周管家身边，充当小厮，拿着微薄的月钱。

可以说，比起朱家，他们对周管家更为忠诚。

朱少爷心里也清楚，周伯去世之后，只怕这几个人也留不住了。他叹息一声，轻声



说：“我给你们十金，你们带着周伯，好好下葬罢。周伯一生无子，把你们从养生堂抱回来之后，一直把你们当作亲生孩子养大，多余的钱你们分一分，只愿你们凭着本事好好安身立命，日后清明中元，也去看看他的坟，不要让他做个孤魂野鬼……”

说到这里，朱少爷眼里有些发红。他一眼看下去，底下那几个小厮却一脸不以为然，显然也并不相信他这番话，毕竟周伯也算是因他而死。朱少爷想到这里，也不再多言，只是疲惫地挥挥手，让他们径直去忙了。

这两百亩是最后的良田了，珍娘要吃珍珠粉，要最好的头面首饰，非绫罗绸缎不穿，这两百亩的钱，算算不够珍娘用三个月。

为今之计，只能俭省家中支出了。

于是，朱少爷忙了一下午，发放了家中大部分的小厮和仆人，只留下侍候珍娘的那些人，和必要的一些家中老仆。这一番节流下来，每月堪堪省出了珍娘三日珍珠粉的钱。

朱少爷一时无法，账房的老人也是去年就因他的种种作为，又被珍娘一番挤兑，早就告老还乡了。朱少爷一点也不懂俗务经营，只靠吃老本度日，家里很快就加速败落起来。

实在不行，只能发卖父亲和母亲留下来的东西了。

朱少爷暗暗地想着。

2

“什么破烂东西，也送来给我吃，划拉得我嗓子疼！”哗啦啦一阵瓷器碎裂的声音，门口的侍女噤若寒蝉，更加不敢进去收拾了。

今日朱少爷去忙着卖田地的事情，晚上还没回来，因此这时候也没人劝她，珍娘发了好大一通火气，直到她身边那个疤脸侍女端着一碗珍珠粉调成的羹汤进去，她才慢慢歇停下来。

疤脸侍女屏息静气地收拾好一切，走出了西院，侍女们这才放松下来。

“姐姐，我看那珍娘恶声恶气的，朱少爷怎么会那么宠爱她啊？”到底是年纪小，小翠忍了许久，还是忍不住悄声问一直与她关系好的拢烟。

拢烟一瞪眼睛，厉声说：“你作死啊，夫人和少爷的事情，是我们这种下人能议论的么？！”

拢烟这么说着，但是身边也有嘴碎的。拢袖就开口维护小翠：“切，什么夫人，无媒无聘，从乡下抢来的二婚女人，就算是少爷逼着大家喊她夫人，也逃不了她那个出身！”

听到这，后面似乎还有很多秘辛，顿时周围几个小丫鬟都感兴趣起来，一迭声问着拢

袖到底是怎么回事。被众人一捧，拢袖顿时更加得意洋洋了，悄声说：“其实这事虽然少爷不准说，但是你们出去打听一下，外面谁不知道啊！那个……”拢袖对着西院示意了一下，暗示珍娘的方位，才继续接着说，“原先在乡下是嫁了人的，相公是个读书人，可惜考了十年都没考上秀才，家里穷得一年到头连一碗浓粥都吃不上。”

“不可能吧！”丫鬟们在朱家长大，朱家豪富，虽然说是下人，但是比起外面的小家碧玉，吃穿用度也不差多少，因此第一次听说，世界上竟有如此艰苦的生活，顿时都有些不信。

拢袖不高兴被怀疑，怒声道：“哪里不是真的。我可是家生子，我娘老子都在朱府做事，她被抢回来的时候我可是看到了的，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麻葛衣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晒得又黑的。也不知少爷是中了什么邪，竟然不顾老爷夫人的阻拦，生生把人抢了回来。”

“不过少爷许是一眼发现她养好了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呢。我们少爷那脾气，之前看上了哪里的姑娘不是一定要弄回来，偏生这个珍娘邪乎得很，她一回来，开始还哭着闹绝食，后来听到相公死了，爹娘也急病去世之后，反而一心一意地待在朱府了。”拢袖放低声音继续说，“她一不闹了之后，把少爷一下子就牢牢地把在了手里，那些娶回来的小妾全部都被送了回去，这都四年多了，她一个月一人就要挥霍几十金，朱家的良田和别院都被卖了个干净，偏少爷跟人魔一样……”

“拢袖，我看你才入魔了呢！”听到拢袖越说越不像话了，拢烟稳重，赶紧喝止她继续说下去，这要是被有心人说到珍娘耳边，只怕拢袖一家子也得被发卖出去。

拢袖听到拢烟这一声喝止，才发觉自己得意忘形说得太过，顿时吓得脸色有些发白。不过她性子倔强，还是硬邦邦地说了一句：“这本是全临安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她们都不用打听，随便找个人都问得到。”

说完，到底还是有些后怕，一行人敛了声息，规规矩矩地回了下人房。珍娘一贯不喜欢丫鬟们守夜，除了身边那个半脸全是烧伤疤痕的可怖女人被提拔成了一等丫鬟，拢烟拢袖都从原来的一等降成了二等，而小丫鬟皆是三等以下了。原本拿一两银子的工钱，到现在一人五百个大钱，也难怪拢袖和拢烟心里有气。

不过，她们说得也没错。

珍娘的事情，还真是大半个临江城都知道。

原本珍娘是临江城边乡下的女孩，嫁了个读书人，家里虽然清贫，但是和相公两人鹣鲽情深，吃的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却一丝也没有影响到两人的感情。

却没想到，有朝一日厄运降临，珍娘和相公两人攒了许久的钱，一起到临江城，一半是为了采买家中必需的盐和布头，准备过个体面的年，一半也是小夫妻第一次出门游玩。



却没想到，刚好遇到了在城中瞎逛的朱少爷。

朱少爷在临安城极其有名，他家有称号，叫朱半城，意思是临安城一城的财富，朱家就占了一半，可见朱家的豪富程度。

但是朱少爷作为朱家独子，被宠溺太过，却整日只知道喝酒享乐，尤其好色。凡是看上的哪家姑娘，用钱用势，都一定要弄到手。因此虽然朱家父母乐善好施，但朱少爷在临安城，还是个人憎狗厌的角色。哪家有了颜色好点的姑娘，都是提防无比，出门都戴着帷帽，生怕被朱少爷见了强娶了去，一个俏生生的良家女子，从此给了人家做小妾。

可惜，这临安城里面的人知道，珍娘他们却不知道。珍娘虽然出身乡野，但是娇俏甜美，总是务农并没有磨损她的风韵，反而让她有种健康的美丽，看上去极其亮眼，这出门溜达的朱少爷只是一眼，就硬生生走不动一步路，呼喝家丁就过来想抢了珍娘走。

珍娘吓得花容失色，紧紧窝在相公的怀里，相公一个读书人，没什么力气，被他们几下推搡，摔倒在地，珍娘被抢上马车，直直架回了朱府。

朱家父母勃然大怒，纵然再怎么纵容朱少爷，这对一个已婚的妇人下手，实在是太过荒谬了一些，往日看上小门小户的，用钱用势，多娶几个妾室开枝散叶，也就算了，现在竟然当街强抢一位读书人的妻室，简直愚蠢至极。

这时候朱家父母才深深地明白，他们的放任已经宠坏了朱少爷，因为他一点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兴之所至，就抢回来了罢了。

朱少爷也知理亏，被父母逼着，只得把珍娘送了回去。却没想到，珍娘到家发现她的相公因为惊怒交加，又摔得狠了，一路跋涉受了寒，回去就倒下了。

年关没到，相公就去了——珍娘变成了寡妇。屋漏偏逢连夜雨，珍娘的母亲原本就年迈，父亲去世后操劳着拉扯她长大，这个年关严寒，家中贫苦，给相公收殓用完了最后的积蓄，母亲亦在年关彻底没了呼吸。

所有人都觉得珍娘只怕这辈子要孤苦一生了，却没想到，珍娘借了钱财给母亲入葬，而后某天，突然消失了。

再次听到珍娘的消息，已经完全换了个人，她原本是漂亮，可再次回到这小山村，给母亲风光大葬，休整迁坟。乡下人见到她，一脸娇怯怯的病意，看上去清减了许多，整个人站在山风之中，裙摆大袖被吹得猎猎飞舞，竟好像随时要羽化登仙一般。

她美得竟有些妖异了。她身边，竟然就是朱家少爷。

朱少爷，把家中所有的美妾全部送走，连从小定亲的王家小姐也不要了，朱家父母不许他娶珍娘，他却命令所有人叫珍娘夫人，竟然与父母直接对了起来。

他们迁了坟地之后，珍娘就穿着绫罗，坐在柔软华丽的马车上离开，自此之后再未回过这乡下了。

当时乡下的人都曾悄悄说，珍娘这女人，真是冷血。相公说起来也是因朱少爷而死，母亲的死也算是受了连累。家里最亲的两个人因为朱少爷的一念之差而惨死，她为了荣华富贵，竟然能舍了如此深仇大恨不顾，委身给仇人。

不过，这只是头两年的说法。

过了两年，大家再说起珍娘，都会悄悄长叹一声，这女子，真是刚烈能忍啊。

3

因为谁都看出来了，珍娘去了朱府，只怕不是因为荣华富贵，而是在报复整个朱家。

她刚去不久就大病一场，奄奄一息，说来也怪，后来来了一位奇怪的疤脸女人，说她这病，只需要每日服一碗珍珠粉煎的汤药，就可以痊愈。

病急乱投医，朱少爷赶紧就叫人磨了一颗拇指大的珍珠，果然服下之后的第二天，珍娘就容光焕发，朱少爷大喜，每日更是搜罗各种华美的珍珠，一日都不曾断。

那疤脸女人也被珍娘留下来当了贴身丫鬟，往日得宠的丫鬟都被打发去做粗活儿，整得那些想攀龙附凤的丫鬟苦不堪言。别人问起来，珍娘一昂头，只说：“我不喜欢长得好看的人在我身边服侍，除非你们都和岚一样烧了半张脸，我就提拔你们当一等丫头！”

一句话堵得所有丫鬟绝了上去的心，整个后院被她整得风流云散，再没有一个小妾和丫鬟与岚争锋。忠心的下人都被她的倒行逆施给气走了不少，朱家父母因为朱少爷入魔一般喜欢这个二嫁女人，气得郁结在胸，一年多不到就去世了。从此没了辖制，珍娘更是兴风作浪，大半个临安都知道了珍娘所做的事情。

朱少爷往日也有几个一起长大的狐朋狗友，凑在一起也劝他：“你喜欢她个什么，她明明就是在报复你害死了她的相公和母亲，你就由着她闹么？！”

“你喜欢她，就留着。但是辖制住她，不要让她骑在你头上，不就成了！”也有朋友这样说。

“你们不懂。”朱少爷只笑着摇头，“我怎么舍得辖制珍娘，只要她喜欢，珍珠粉也好，绫罗绸缎也罢，只要我有，只要她要，我的珍娘，本该配这世上最好的东西！”

次数多了，那些狐朋狗友也知道朱少爷这是入了魔，于是不再劝他，只冷眼看着朱家一日日风流云散，慢慢显出颓势。

朱少爷只要得了钱财，就去挑选一颗颗拇指大小的珍珠，悉数放进一个锦囊里面。那是珍娘两年前心情好时，亲手给他绣的，从那之后，朱少爷就一直带着这个绣得歪歪扭扭的锦囊，简直是爱若珍宝。

这天，他又挑了满满一袋子珍珠，眼见着够珍娘吃上几十天了，他这付了钱，小心翼翼地揣着这袋子珍珠，带着唯一的小厮，往朱府而去。

珍娘当晚发了脾气，第二天倒是起来得早。她脾气古怪，只喜欢带着那个疤脸的侍女岚，两人一早上就去了花园里面。

朱少爷奔波劳累了几天回来，熟门熟路地摸到花园去。只看到一树桃花之下，一地雪白丝帛曳地，那芳华绝代的女子青丝散落满地，睡在了桃花树下的草地上。

她一定是睡得很久了，因为她的衣裙之上，已经落满了带着露珠的桃花瓣，微风一起，一些桃花瓣被卷着飞舞起来，远远看上去，如诗如画。

朱少爷放轻手脚走过去，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弧度圆润的小巧鼻梁，还有不点而朱的唇，珍娘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嫁过两次，已经快二十岁的女人。

珍娘的样貌显得年幼，睡着了看上去显得更加幼小，她的性格直来直往，脾气古怪又率直，一点也没有成熟的女人做派，反而一派烂漫的少女模样。

那个叫岚的疤脸侍女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估计又去摘花去准备给珍娘泡澡了。这会儿只珍娘一个人在，朱少爷虽然不想打扰这幅美人春睡图，但到底是怕珍娘感染风寒，于是躬身抱起了她。

那样小小巧巧一个人，抱在怀里，轻得不可思议，珍娘被惊动了，看了一眼是朱少爷，轻声唤了一句：“你回来啦。”

又自然而然地依偎在了朱少爷的怀里，继续呼呼大睡起来。这样娇憨的做派，把风尘仆仆的朱少爷，哄得一瞬间容光焕发。

他抱紧了珍娘，轻声唤：“我回来了，我带你回房去睡。”

“嗯。”珍娘从鼻子里面哼出一身，表示知道了，小脸窝进了朱少爷的怀里，一副不许打扰的小样子。

珍娘啊珍娘，叫我立时为你死了，我也是愿意的。

朱少爷被她的熟悉和信任哄得心里甜丝丝的，恨不得当场就死了，也值得了。

他抱着珍娘一路从花园回去，侍女和小厮都看得见，却也不见丝毫惊讶。在别家这是不知礼数，但是在朱家，少爷和夫人一贯都是这么惊世骇俗，古板一点的，早就已经被气走了。

朱少爷抱着珍娘回了房间，这几天忙着过户立契，这时候也累了，干脆抱着珍娘一

起，美美地睡了一觉。

两人下午才起床，珍娘一醒，没了似梦似醒的娇憨，脸上表情瞬间变得娇蛮，她一脚踢了踢还在睡的朱少爷，看他醒了，一扬下巴：“你还睡，是要饿死我不成！”

朱少爷顿时笑了，作揖认错：“是本少爷的错，竟然饿到了娘子。我这就吩咐下人，赶紧上晚饭，饿坏了珍娘，我真是百死也难辞其咎了。”

说完，他亲了气冲冲的珍娘一口，高声吩咐下面的人赶紧上晚饭，又献宝一样，拿出那其丑无比的锦囊，轻轻拉开——散发着圆润光泽的珍珠，在已经昏暗的房间里面，幽幽地散发着宝光。

一看就是精挑细选、最为昂贵的那一种，大小和弧度，都比岚当日要求的更高一档。

珍娘脸色微变，看着那锦囊，半晌没出声。

献宝的朱少爷顿时大急：“珍娘，怎么了，你不开心么？”

“蠢货！”珍娘呼了他一巴掌，又厉声说，“饭怎么还不上，我饿了！”

朱少爷这才拉紧了那袋子，小心地放在了床头，这珍珠昂贵，每日珍娘都要吃一颗，因此要妥帖收藏好，免得出岔子。

那边，侍女已经进来，饭菜摆在了外间，珍娘已经坐下，那个疤痕侍女在她身后，默默地布起菜来。

“不喝，我今日不想喝！”朱少爷还在整理衣服，就听到珍娘生气地大喊，然后就听到瓷碗摔碎的声音。他顿时大急，三步并作两步，从内室走出去，就看到地上摔碎了的药碗，泼了一地散发着银白珠光色的药液。朱少爷走过去轻声哄劝：“珍娘，莫闹脾气，你这病需要喝药，不然明日你又要说心口疼了。”

“我不喝，不喝！”珍娘仿佛个小孩子一样，嘟起嘴，眼圈都红了，“我不喝了，他们都说我作么蛾子，分明没有事，但是拿腔作调要吃珍珠粉，说我是故意败家……”

说到这里，眼泪一串串下来。她的哭，不像是她的外表那样羸弱娇怯，反而像个倔强的小孩子一般，要哭不哭的样子，看得朱少爷又是心疼，又是好笑。但又气自己不在家，让珍娘听了风言风语受委屈，顿时怒声问岚：“你陪着夫人在家，到底是谁敢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

那岚虽然毁了半张脸，但另外一半确实红唇齿白，眼若寒星，虽然是个下人，但通身气度雍容华贵，这时候被朱少爷问道，不卑不亢地躬了躬身，恭敬地回复：“是拢袖和拢烟她们，并一群三等小丫鬟，在二门外嘴碎，夫人本来想去那边爬树，刚巧听到，这都气得两天没好好吃饭吃药了。”